

戒欺求谦,300年屈氏大院家风

在通川区檬双乡松坪村6组,小地名叫千丘塘的地方,有两座三合院,人称屈家院子,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近日,社区记者慕名来到千丘塘采访,亲眼目睹了屈家大院的历史风韵。典型的川东北传统大院,古老的珍贵牌匾,诉说着一个个精彩而悠远的历史故事……



一块牌匾 传承家风

年逾古稀的屈氏大院人屈福林介绍,据房上一片古瓦上的文字考证,他们现今保存完好的屈家大院,修建于清康熙年间,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

屈福林老人告诉社区记者,据屈氏老族谱记载,屈福林系诗人屈原第68代孙。清康熙二十八年,屈氏由湖北秭归“填川”分支后,第八世祖屈元朝,自达县垂虹乡(今大堰乡)磐架沟北迁落籍达县檬双乡(今属通川区)松坪村千丘塘,而今已繁衍18代,历300余年时间。经过渐次修建和维修,形成上下相邻的两座三合面传统大院。而今屈氏大院除杨、岳两姓两户外,其余全系屈氏人家。

在屈氏大院居住的老屋里,77岁的屈绍林家,至今珍藏着一块珍贵的木牌匾,挂在他家的墙壁上,长4.5尺,宽2.2尺,上书“戒欺求谦”4个鲜红大字,阴刻,署名怀洙,丁未年。据屈绍林老人讲,此牌匾为其曾祖父屈怀洙亲书制作,后来传给他父亲屈荣模,其父于1980年去世又传给了他。

屈绍林老人说,他的爷爷曾讲过这块牌匾的来历。曾祖父的父亲去世得早,母亲唐氏辛勤劳作,送子读书,教育子女长大做一个有作为的人。屈怀洙从小立下远大志向,苦读四书,后考入黄门秀才,成为当地的一大名人。

屈怀洙青年时代,由于医疗条件差,不少人被夺去生命,于是立志学医拯救苍生。他拜老中医为师,后在乡场开办私人诊所独立行医。

由于条件有限,屈怀洙最初在家中接诊患者,有时还得背上药箱到患者家中应诊,遇到家庭贫困没钱支付诊疗费的,他不仅免收诊金,甚至还自掏腰包帮济患者。

相传屈怀洙从医时,在农村碰到过一位患有面神经麻痹的患者,由于当时乡民医疗知识缺乏,思想传统封建,患者被大家误认为患有麻风病,遭到排斥。屈怀洙没有因此而拒诊这位患者,而是不计酬劳地细心诊疗。不过,面神经麻痹在当时还属于疑难症,屈怀洙经验尚浅,最初诊疗的效果并不理想。但他并没有放弃,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努力学习和钻研治疗方法,并最终成功治好了患者。后来,不仅乡民们重新接纳了那位患者,而且还有众多乡民慕名来求医。

屈怀洙行医拯救了无数乡民,还传徒弟10多人,不仅医术高,医德更堪称一流,至今人们口口相传。屈怀洙年幼就喜练书法,写得一手好字。在他年老时,为了教育后代,虚心学习,诚实做人,特亲笔书写制作“戒欺求谦”,落款“丁未年孟冬上浣,怀洙氏”及两枚图章的牌匾,以传后世。据考,此匾于清道光二十七年(公元1847年)制作,距今已有170年的历史,至今保存完好。

为政一方 查禁鸦片

在屈氏大院,还有一人值得一书。在千丘塘屈氏大院土生土长的屈一林,

号雪樵,系屈怀洙之曾孙,屈绍林之兄长。

屈雪樵父亲早逝,母亲克服一切困难,也要坚持送儿子去30里外的学堂念书。屈雪樵刻苦努力,成绩优异。

高小毕业的屈雪樵,回到乡里,被视为“知识分子”。在他20岁时,被当地推举为檬子场(檬双乡的前身)联保主任。屈雪樵多为穷人说话,不袒护地痞流氓,深得民众拥戴。当时军阀混战,走私贩毒成风,一些“土霸”鱼肉百姓,百姓不得安宁。

一天,屈雪樵正在乡公所忙于公事。突然,一年青人跑进办公室,十分紧张地报告说:“我在双龙石门遇到有20个壮汉挑油篓子到巴中方向去,挑起重物却走得飞快,我觉得奇怪,就问他们油篓子里装的是啥子?一个黑脸大汉说,挑的清油,关你屁事,问那么多干啥子,快滚,不然老子打死你。”

屈雪樵听完了报案后,分析道,檬子场这边的人一般是挑清油到达县城去卖,为什么他们挑清油往巴中方向去呢?一般过路行客,说话都很客气,为何他们态度生硬?还有挑一担清油很沉重,应该是走得慢,而他们却走得飞快,这里面肯定有问题,必须严格检查。

屈雪樵马上召集乡丁兵集合。不一会儿,队伍就赶到了大梁山的哨卡,准备盘查过路行人。不一会儿,一伙挑着油篓子的人来到哨卡路口。屈雪樵拦住前面的挑夫,大声说道:“我是达县戒毒大队督查组的,奉命检查,请各位放下担子,打开油篓子盖子接受检查。”这时从挑夫队伍里走出一大胡子黑脸堂的家伙,点头哈腰笑着说:“我们是挑清油到巴中做生意的,绝不贩卖鸦片烟。”简直是不打自招。那家伙自知自己说漏了嘴,后退到一边,低着头,不再开腔。

屈雪樵这时心中更有数了。他接过身边一个部下手中的步枪,取下枪上的刺刀,令部下打开一个油篓子的盖子,将刺刀轻轻地往油篓子里插下去,然后取出带油印的刺刀,再量油篓底部到口部位置,是50公分高,结果油篓子内空与油篓子体高相差30公分,问题肯定在油篓子里头。于是叫一名部下在附近老乡陈达山家中借来一担水桶,将油篓子的清油倒入水桶,然后将油篓子来一个底朝天,仔细一看,发现油篓子内有个夹层,把底层一取,就掉出几包鸦片烟来。屈雪樵站起身向四下一看,大胡子见事情败露,早已溜走不知去向,于是转身对其他挑夫大声说:“你们好大的胆子,大白天竟敢明目张胆贩卖鸦片,你们不知道政府三令五申禁止贩毒吗?今天你们必须从实招来,不然送到县府去。”众挑夫都跪在地上求饶说,他们是刚才那个大胡子今天早上叫来的,让把油篓子挑到陕西的汉中去,每个人10个大洋。对于油篓子里装的啥子,他们不晓得,也不敢问。

屈雪樵仔细打量,他们确实不像贩卖鸦片烟的人,就命令他们将油篓子挑到乡公所去,并及时请示上级怎么办,上级答复作好登记,鸦片就地销毁。于是命令部下马上在

学校操场当众点火焚毁收缴的毒品。这一果敢行动大快人心,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和上级的表扬。

远走他乡 投身抗战

屈雪樵禁烟的行动,激怒了土匪头子。事过一个多月后,周老五等一伙人就带了20多人前来檬子场对屈雪樵实施报复。

当天,那伙人来到檬子场已是下午6点多钟,其中一个小头目提议先吃饭,然后再行事。20多人一窝蜂地拥进开食店的王老板店内。大胡子头目把衣襟一掀:“没时间啦,炒几份小菜,吃饭,吃饱了好行事。”大胡子在掀衣襟时,露出一支手枪,被店老板看到,想到刚才有一个光头的进来,打听屈雪樵在哪里住。莫非是一个月前,屈雪樵禁烟的事……糟糕,肯定是土匪头子他们贩运鸦片烟被查收前来报复。不好,得赶快通知屈雪樵。王老板把儿子叫到一边,悄悄叫儿子赶快去给屈雪樵报信。屈雪樵得到消息后,马上带着全家人到远处亲友家躲起来,等那一伙喽罗赶到屈雪樵家时,已是人去楼空。土匪头子离开时放话,“屈雪樵断了我们的财路,我们就要他的命。”为了不连累家人和同事,屈雪樵只身逃往成都避难。

在亲友的帮助下,屈雪樵进入成都中医学校学习。时因日寇犯境,侵我中华,国家危在旦夕,屈雪樵听闻重庆在招收黄埔军校学员,又弃医从军,赶到重庆报考军校,并考上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。因毕业时成绩优秀,后留校任教官。不久,战事紧迫,他随学员一起开赴前线抗日。

屈雪樵在山西运城及陕西华阴、华县各个战场英勇作战,屡建战功,很快升为营长、副参谋长。日本投降后,屈雪樵部队驻防西安市市区,被警备司令部司令周思冕看中,调他到警司任机要参谋。在地下共产党员萧清云的开导下,思想进步很快,屈雪樵被中共地下党列入发展对象,为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许多有关国民党内部机密文件情报。1946年3月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。

然而好景不长,政局越变越坏,国民党搞内战,军统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,屈雪樵也被暴露。就在国民党特务抓捕屈雪樵时,屈闻讯立即翻墙逃离,躲过了一劫。由于上线被害,屈雪樵与地下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后又参加庞佑渝的部队,这支部队后在四川什邡起义。

解放后,屈雪樵回到家乡,土改时,因家境比较殷实被划为“地主”成分,屈雪樵又因参加过国民党,故被当地错判为“国民党伪军官”而遭错杀,蒙受不白之冤,年仅39岁。改革开放后,1985年落实政策,重庆党组织通过甄别,终于为屈雪樵公开平反昭雪,恢复了中共地下党员的名誉。后人在屈氏大院路口新建的仿古牌坊上刻着如下对联:“汨罗江上万古悲风,高罗山下千秋良臣”,以资纪念。

(本报社区记者 譙继 邱一彪)



古牌匾



古瓦片